

征稿启事

本周主题“春意”

《书香》版每周设立主题，向社会征集摄影、美文、书画等优秀作品，诚邀您积极投稿。

期待您的优秀作品，也期待您有创意的摄影、美文、书画作品，镜头、笔下，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但提醒您的是，所有作品必须原创，文责自负，投稿时，也请留下姓名、电话号码等联系信息。

本期征稿主题：春意

投稿邮箱：

xbzmb@vip.126.com

断章

你看，山涧里、岩石下，三两树桃花，四五株杏花，像点燃的火炬，不正召唤着你、引逗着你，使你不愿收住脚步，继续去寻找吗？再往前走，还能看见那欢笑着的涓涓流水。它们散发着碎银般的光华，奔跑着给人送来了春意。我愿意在溪边停留，静听溪水那热烈的、悄悄的絮语。这时我觉得，春天正从我脚下升起。

——铁凝

因为最短促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可以看得见积雪里萌生的小草，枯枝上吐出的嫩蕾；可以看见绿色，这生命最基本的色素；可以看见鲜红，这滚烫的血液的火焰。而没有了色彩，也就没有了旋律，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舞蹈，没有了运动，没有了这一切！春天赋予世界以色彩，赋予希望，赋予未来。

——苏叔阳

篱间阶上，有春的踪影，窗前檐下，有春的淑气，“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树上枝头，红苞绿叶，恍惚受过春的抚摩温存，都在由凉冬惊醒起来教人几乎认不得。几颗玫瑰花上，有一种蚜虫，像嫩叶一样青葱，都占满了枝头，时时跳动。地下的蚯蚓，也在翻攢园土，滚出一堆一堆的小泥丘。连一些已经砍落，截成一二尺长小段，堆在墙角的杨树枝，由于雨后平空出绿叶来，教人诧异。

——林语堂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阳光温柔地对着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烁着，红的星，绿的星，白的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

——巴金

花儿们的心里话

文/宗璞

一个夜晚，明月初上，月光清幽，缓缓流进花丛深处。花儿们呼吸着夜晚的清新空气，都想谈谈心里话。榆叶梅是个急性子，她首先开口道：“春天的花园里，就数我最惹人注意了。你们听人们说过吗？远望着，我简直像朵朵红云，飘在花园的背景上。”大家一听，她把别人都算成了背景，都有点发愣。玫瑰花听她这么不谦虚，很生气，马上提醒她：“你虽然开得茂盛，也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品种，要取得突出的位置，还得出身名门。玫瑰是珍贵的品种，这是人所共知的。”她说着，骄傲地昂起头。真的，她那鲜红的、密密层层的花瓣，组成一朵朵异常娇艳的不太大也不太小的花，叫人忍不住想摸一摸，嗅一嗅。

“要说出身名门，——”芍药端庄

地颌首微笑。当然，大家都知道芍药自古有“花相”之名，其高贵自不必说。不过这种门第观念，花儿们也都知道是过时了。有谁轻轻嘟囔了一句：“还讲什么门第，这是十八世纪的话题！”芍药听了不再开口，仿佛她既重视门第，也觉得不能光看门第似的。

“花要开得好，还要开得早！”将残的桃花把话题转了开去，“我是冒着春寒开花的，在这北方的没有梅花的花园里，我开得最早，是带头的，可是那些耍笔杆儿的，光是松啊，竹啊，说他们怎样坚贞，就没人看见我这种突出的品质！”

“我开花也很早，不过比你稍后几天，我的花色也很美呀。”说话的是杏花。

迎春花连忙插话道：“论美丽，实在没法子比。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

欢那个，难说，难说。倒是从有用来讲，整个花园里，只有我和芍药姐姐能做药材，治病养人。”她得意地摆动着柔长的枝条，一长串的小黄花都在微笑。

玫瑰花略侧一侧她那娇红的脸，轻轻笑道：“你不知道玫瑰油的贵重吧。玫瑰花瓣儿，用途也很多呢。”

白丁香正在半开，满树如同洒了微霜，她是不大爱说话的，这时也被这番谈话吸引了，慢慢地说：“花么，当然要比美，依我看，颜色态度，既清雅而又高贵，谁都比不上白玉兰，她贵而不俗，雅而不酸，这样白，这样美——”丁香慢吞吞地想着适当的措词。微风一过，摇动着她的小花，散发出一阵阵幽香。

(节选)

一棵小桃树

文/贾平凹

我曾去看过终南山下的夹竹桃花，也去领略过马嵬坡前的水蜜桃花，那花儿开得火灼灼的，可我的小桃树儿，一颗“仙桃”的种子，却开得太白了，太淡了，那花瓣儿单薄得似纸做的，没有肉的感觉，没有粉的感觉，像患了重病的少女，苍白的脸，又偏苦涩地笑着。我忍不住几分忧伤，泪珠儿又要下来了。

花幸好并没有立即谢去，就那么一树，孤孤地开在墙角。我每每看着它，却发现从未有一只蜜蜂去恋过它，一只蝴蝶去飞过它。可怜的小桃树！

我不禁有些颤抖了：这花儿莫不就是我当年要做的梦的精灵吗？

雨却这么大地下着，花瓣儿纷纷零落去。我只说有了这场春雨，花儿会开得更艳，香味会蓄得更浓，谁知它却这么命薄，受不得这么大的福分，受不得这么多的洗礼，片片付给风了，雨了！

雨还在下着，我的小桃树千百次地俯下身去，又千百次地挣扎起来，一树的桃花，一片，一片，湿得深重，像一只天鹅，眼睁睁地羽毛剥脱，变得赤裸的了，黑枯的了。然而，就在那俯地的刹那，我突然看见那树儿的顶端，高高的一枝儿上，竟还保留着一个欲绽的花苞，嫩黄的，嫩红的，在风中摇着，抖着满身的雨水，几次要掉下来了，但却没有掉下去，像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闪着时隐时现的嫩黄的光，嫩红的光。

我心里稍稍有些了安慰。啊，小桃树啊！我该怎么感谢你，你到底还有一朵花呢，明日一早，你会开吗？你开的是灼灼的吗？香香的吗？我亲爱的，你那花是会开得美的，而且会孕出一个桃儿来的；我还叫你是我的梦的精灵儿，对吗？

(节选)



摄影 陈雅亭

我们看花去

文/朱自清

Y君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沿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我们看花去。”

但有一位S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事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三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

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得没有天然的风趣。

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前开，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Y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如今Y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

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畿辅先哲祠。 (节选)

诗篇

写给春天的诗

文/三毛

当粉红的桃花开满我的梦
我的眼睛
无论是睁开还是睡去
你的芳香就彩霞般铺满
我所有的张望
清明了，谷雨了
在岁月深深浅浅的路上
我将等待，等待成心口
有一朵美丽的忧伤
是太多的需要，是太多的奢望
是太多的不想分离
又不能长久的厮守

只好让一条长长的银河
涓涓地流过你我的身旁
桃花三月里，春风不相识
一朵桃花，一片红霞，满眼春光
花开的时候，谁都没有结果
想结果的人儿，只好守住季节
去立夏，去小暑，去霜降……
不想结果的，是蜂是蝶
翻飞着就过了篱墙
是谁在说，春天
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用一只纸船，去载那流水的思念

赏析

冬曰风凌舞风枝，秋时霜染润
龙皮。观日落，看云飞，青葱
四季沐晴晖。

渔歌子·竹
刘存发词 篆刻

